

# 高等教育持续发展探微

许 剑

(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论述了高等教育同样存在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題。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 更体现为质的提高, 学术繁荣和发展是其永恒的内涵。应切实遵循“教育为本”的战略思想, 保证高校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 使高等教育充分而自由地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 持续发展; 学术繁荣; 提高质量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 一、高等教育同样存在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題

高等教育是否存在一个持续发展的问題, 争议颇多, 且否定者居多, 有人干脆说, 提出这个问題本身, 就有“跟风跑”之嫌。理由在于, 教育资源, 特别是知识及其主要载体的教师, 不会在使用中日益减少, 以至于枯竭, 以至于发生教育生态失衡。因此, 何来一个持续发展的问題? 这个理, 乍一看是不错的。然而, 它难以解释, 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高等教育发展停滞、乃至中断的事实。那种时候, 教育资源, 特别是知识及其主要载体的教师, 忽然间祸从天降, 受到无情的摧残和破坏, 常常几年、十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这里边可历数的事件很多, 最典型的莫过于“焚书坑儒”。

有人研究,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 世代相袭, 不曾间断过, 直至不少人都经历过的十年动乱<sup>[1]</sup>。对于“焚书坑儒”, 那时还有一条最高指示称: 秦始皇算什么, 我们超过了他一千倍。这说的还是以前的事(即反右), 至于十年动乱里, 又超过了这以前的一百倍以上。

有限的教育资源, 特别是其中最宝贵的知识及其主要载体的教师, 接连不断地受到无辜的摧残和破坏, 虽不至于枯竭, 也大伤了元气。本该是朝气蓬勃的创造性事业, 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标准件”生产车间, 这难道不是教育生态的失衡, 它显然没收了持续发展的通

行证。对教育资源施加的种种伤害, 并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 犹如生态环境的恶化, 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恶作剧一样, 是可以避免而不是必然要发生的。经受过诸多历史的教育, 应该是变得聪明起来了。人们但愿相信, 那种对教育资源, 特别是对知识及其载体的教师, 肆虐摧残的情形从此不复再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中, 无疑也包括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的复兴。随着高等教育由经济社会的边缘进入到经济社会的中心, 高等教育的复兴将成为全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一个中心环节。这应该不是过高的奢望, 照说是能够实现的。至于如何实现, 也正是探索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 二、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 更体现为质的提高

论及高等教育的发展, 常常被归结为量的发展, 以为主要是指“规模扩大”、“速度增长”, 而且是“无论谁都无法回避”的<sup>[2]</sup>。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只讲量的扩大和增长, 在经济领域里也不认为就等于发展。鉴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 规模扩大、速度增长是必要的, 但不得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这一点在学界尤为敏感。那么, 不妨换一个说法, 即所谓的“规模扩大”、“速度增长”是在坚持一定质量的前提之下的, 这该可以了吧。其实不然。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完全同于经济的发展, 表现在它是有极限的。当高等教

育“发展”到一定程度,诸如实现普及化之后,就不再需要扩大规模,增长可能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到了那时,依据此“发展”理论,高等教育还要不要发展,要发展又发展什么?

于是,还得回到“质”上来。对于高等教育质量,通常认为即是人才培养质量;而所谓人才培养质量,通常又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标准的。由此而来,一不小心,又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工具论”,以为高等教育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其可称道的意义不过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的“工具”。在“工具论”盛行的年代里,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上正是以质量的倒退为代价的。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惨重伤害,及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当是不言自明的。即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如建国初期的几次院系调整,“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以“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授学者备受批判冲击”;“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sup>[3]</sup>。这就是说,高等教育被作为计划经济的“工具”所得到的“发展”,是以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所世界著名学府的销声匿迹为代价的。如今,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在全国范围进行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从某一方面看,莫非是对那次院系调整所作的再调整。

一流的大学,可以培养一流的人才;或者说,培养一流人才的大学,堪称一流大学。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我们的高等教育是通过历史的磨难才认识的。一流的大学,靠什么支撑;一流的人才,靠什么培养?显然不是靠别的什么,而是靠一流的学术及其载体一流的教师,综合地说,就是靠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尤其在当今开知识经济的时代,世界知识创新的竞争日趋激烈,一流大学的创建,一流人才的脱颖而出,更加有赖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相对于规模扩大、速度增长而言,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如前所述,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速度增长,是有限的、短暂的;而高等教育的学术繁荣和发展,是无限的、永恒的。至此,可以明白了,所谓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当在于排除一切不利因素,维护和促进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这里,不是存心要排除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增长,当它并非阻碍和破坏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时,其指数无疑地主要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外在标志。

### 三、西南联大的办学历程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

探索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不能不怀着敬仰之情,回眸我国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办学历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办在平津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等学府,一起举校南迁,先迁到长沙,再迁至昆明,正式组建为“西南联合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复员北上。西南联大办学8年,“成就显著,中外闻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sup>[4]</sup>。

时值日寇的铁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国民政府黑暗腐败,经济凋敝,物资匮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令人痛心疾首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发展处于空前的阻滞,高等教育还能够持续发展吗?西南联大的办学实践,以震惊环宇的最强音,作出了充分肯定的回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南联大早已不复存在,而它鲜明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特色,却给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其深远影响至今仍在海内外回荡,成为一些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对这个问题研究了10多年,并多次到大陆和台湾进行调查访问,写成了专著。他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sup>[5]</sup>。对西南联大的研究,近几年来也是国内一些学者的热点。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而对于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惊人的发展,研究者却持大体一致的看法,这就是它继承和发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优秀的学术传统。8年来,西南联大凭借着“兼容并包”的良好学风,造就了“学术自由”的隆重氛围,荟萃了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凝聚了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鼎盛的教授阵容,从而“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世界学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sup>[6]</sup>。

西南联大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它8年的成功合作,却是那三所大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20世纪初,比西方世界晚了一、二百年,而在30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北大、清华、南开等已可与当时一些世界著名学府相比,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sup>[7]</sup>。奇迹的创造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领头的一大批学贯中西、深悟现代高等教育精髓的教育家和学术大师。他们高举“五四”的旗帜,把民主、科学精神体现在办学思想上,使中国

传统高等教育在向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于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奇迹般的发展出现了,而这正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必要前提。它所拥有的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鼎盛的教授阵容,正是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的济济人才;它所秉承的学术传统,正是蔡元培先生所主张并为三所大学所共有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这从西南联大校长(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则日记中清晰可见,他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sup>[5]</sup>

也许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学术传统,才能荟萃三所大学的济济人才;同样,正是由于这鼎盛的教授阵容,而更加弘扬了这个学术传统。梅贻琦先生视为自己生命的这个学术传统,在1946年复员北上分别重建三所大学时,依然得到了坚持,直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联大成功合作、认真办学时,沦陷区也有不少大专院校联合办学,结果大都不欢而散。沦陷区有沦陷区的特殊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其中大约也与不能坚持这个学术传统有关。

#### 四、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高等教育能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看来面临着两个基本的挑战,一个是教育在社会中的位置,一个是“学术自由”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二者是相联系的,没有前者,后者无从谈起;没有后者,前者也难以保住。

对于教育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我国经过拨乱反正,似乎已经很明确了,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多次斩钉截铁地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古语云:“本固则技荣”。既然以教育为本,那么就应保证它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充分而自由地发展,它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必将使经济、社会得到充足的营养,而随之相应地繁荣和发展起来。然而,这只具有理论意义,到了实际操作层面,教育为本的意思模糊了,教育的服务功能凸现了,尤其是对工具性、功利性的服务需求明显了,自觉不自觉地也就取消了教育为本的地位。尽管在教育界的一些集会上,还时常为“教育为本”的战略思想的英明所激动,而其他各界对此已渐渐淡忘了。殊不知这个疏忽,会带来怎样的遗憾。有一则故事说,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在许多方面都听命于占领军,唯独在教育上按自己的意志办,不久其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巨大发展。后来日本人看到这一切,钦羡不已,把兴国的重点也放在教育为本上,不久也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巨大发展。故事毕竟是故事,可能作了删繁就简的加工。但是德日两国的崛起,得益于教育为本,是有目共睹的

事实。

1998年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举办的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校长论坛,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盛会,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在演讲中就“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精辟地释述了高等教育为社会的服务,不排除功利性的,但更重要的是非功利性的,姑且称之为“本体性”的。他说:“大学开展研究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无可厚非的,同样,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也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要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他还说,这既是“对教育的挑战”,也“应该是大学追求的理想”<sup>[8]</sup>。尼尔·陆登庭校长在此没有用“教育为本”这个概念,其教育的“本体性”的思想清晰可辨。

如果高等教育能自主地追求发展的理想,那么,其内在的驱动力显然就是“学术自由”。也是在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G·卡斯帕尔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学术自由是一所大学的根本。”他认为“学术自由”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家的怀抱中自由出来”;其二是“学术自由还意味着要从大学里的各种束缚中挣脱出来”。他的这个认识,来源于洪堡思想。洪堡曾指出:“知识的自由不仅受到政府的威胁,还受到大学知识机构自身的威胁,大学的知识机构愿意接受他们最初的特定思想,急切地扼杀另一种思想的产生。”对于前者,G·卡斯帕尔认为,“现在已经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实现了”;对于后者,他认为,“目前的问题不仅是外部环境对大学的诱惑,而且大学往往自身地倾向和接受诱惑”。这两个层面的实现,莫不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所渴求的。由此使人不能不亲切地感到,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传统,是那样的思想深邃和富于远见卓识。它不仅从政治家那里为大学赢得了学术自由,而且以“兼容并包”解除了大学里对学术自由的各种束缚。对此,G·卡斯帕尔校长也不能不称赞蔡元培先生:“是他将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sup>[9]</sup>

#### 五、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永恒内涵

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一个真实的、永恒的内涵,是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为谋求高等教育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则须继承和弘扬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下转第74页)

中,只能是走马观花,很难有时间深入学习和研究,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鼓励学生利用节假日参加实践性教学环节,利用假期增加生产实习时间。

培养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未来的能力,要求教学环节多样化、教学方法多样化。还要求教学手段必须作相应的改革。由于高校教学投入不足,教学手段普遍落后,已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如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教学时间,并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例如,结构设计原理中的结构受力及破坏过程、施工工艺过程等采用 CAI 教学,可以利用动画形象地再现整个过程,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解决以往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课堂教学才能解决的问题。

提高教育质量,考核仍是很有必要的,通过考核,检查教师的工作效果,学生的学习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考核起到督促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和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的作用。但频繁的考试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学生在应付繁重的考试后,再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

间来培养自己的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从目前的情况看,学生的负担确实太重,对提高教学质量不利,改革考核方式势在必行。

#### 四、结束语

本文根据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高等教育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基本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建筑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初浅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建筑专业课程体系 and 课程内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些内容可供有关教学管理人员参考。

#### 参考文献:

- [1] 蒋德福,胥青山,刘光临. 面向 21 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J]. 高等教育研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1996, (1): 36—38.

(责任编辑 杨忠豪)

(上接第 64 页) 的办学传统;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就要真正确立教育为本的位置,所谓教育为本,并非妄想教育主宰一切,不过是求得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位置,而不再是任人拨弄的工具。

以上所探索的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仅仅只是其基本内涵和基本途径的分析,而实际操作起来,要比这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譬如大学校长的作用举足轻重,其人选问题,恐怕就不是现在大学里轻易遴选得出来的;又譬如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大学内部的管理,须有较大的转变,恐怕也不是现在的以行政方式为主的管理胜任得了的。这些都可能成为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障碍。不过,相对于上面所述的基本路数而言,又显得次要些了。倘若能对那个基本路数,达成大体一致的共识,并毫不动摇地去实现它,那么,这些障碍也就不难在实际进程中逐渐排除,日臻完善。

高等教育是教育大系统中的龙头,当高等教育步入持续发展的轨道,其“指挥棒”作用也许会导引基础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而整个教育走向持续发展的复兴之路,它也就是在为兴国、兴民族作出切实有效的贡献。因为教育除了追求自身的持

续发展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任何狭隘的追求了。

#### 参考文献:

- [1] 李国文. 刘项原来不读书[J]. 随笔, 1999, (2): 28—29.
- [2] 诸平. 根据国情寻找规划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J]. 高等教育研究, 1992, (2): 28—31.
- [3] 杨东平. 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J]. 东方, 1995, (2): 34—36.
- [4] 费孝通. 难忘西南联大[N]. 人民日报, 1999—04—02 (12).
- [5] 洪德铭. 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R].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 1997.
- [6] 杨绍军. 西南联大的学风[N]. 光明日报, 1996—06—02 (5).
- [7] 刘克选. 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 (3): 28—31.
- [8] [美] 尼尔·陆登庭. 21 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J]. 高等教育研究, 1998, (3): 1—4.
- [9] [美] G·卡斯帕尔. 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之道[J]. 高等教育研究, 1999, (3): 1—4.

(责任编辑 杨忠豪)